

朝花夕拾



安徽宿松人，中国作协会员，曾参加全国第四届散文诗笔会。著有散文诗集《对岸》《乡村物语》《流淌或者停顿》《遍地乡愁》等。

春天捧出绿，也捧出红。绿得含情脉脉，红得温柔可人。

桃树的脐带部分被阳光剪开。桃花子是一齐绽放，那么快。昨天还是空空如也，今天就开始披红挂绿、衣袂飘飘。一夜之间就布满千丝万缕的缠绵。

春天捧出花花绿绿

◎司舜

无中生有的诗句，纷纷发表在枝头，让快活的风一遍一遍朗诵。

我喜爱那红，蝴蝶也喜欢。但我只能欣赏，蝴蝶却可以露出叫也叫不住的孩童模样。

奇怪，一些不是花的红，也在红；一些从来不会发声的也隐隐约约打开了喉咙。

不奇怪，春天就是这样。

春天从来就是将一切的一切描摹成诗句，变成了黄金。而在大地之上，春天，最贵重的黄金，就是油菜花。

叶子，是谁也无法比拟的秀发；就连灰尘似乎也在开花。

风，投入这花红的波澜，有一缕正好经过那棵老树，早就憋着一身心思的老树突然之间憋出好多新鲜的嫩芽。

控制不住的不仅仅是树，不把这个春天开碎，不向着敞开的

远方，不憋出一身劲头，谁也不会罢休。

我觉得：似乎还剩下些什么，将在我发呆的间隙纷纷出现。

而且，不仅仅只有黄金。

山峦被绿得不知所措，更被红得荡气回肠。

看！映山红，分出骄傲的颜色和身段，不知是谁的诗，如此有声有色。写给山岳看，写给大地看，写给节令看，写给自己看。

漫山遍野的诗句，撞击着风，一路积攒着阳光，颤抖着美丽的心弦，朝我的目光里私奔。

我似乎看到羞涩就是炽热，不躲闪，也不故作。这味道真好，这倾泻真好，这模样儿真好。

朝着布谷鸟鸣叫的方向眺望，大地开始赤裸，雷电的鞭炮开始炸响。映山红，她裹着一小截未来，会是做谁火红的新娘？

那些贪吃阳光的叶子，让阳

光更亮。

风，笑了又笑，是那种羡慕的样子，偷偷摸摸挑走了一些富裕的阳光。

这个季节爱情当道，落入花丛的蝴蝶绕也绕不过爱的深渊。

那些异乎寻常的绿，在红色的阳光中有些绯红，像恋爱中的羞涩。

有一段斜坡，在抄近路，赶往绿叶之下，演绎一种无中生有的美。

有很多声音，品着红，更品着绿，不是浅尝辄止，而是无视比它大得多的声响，比如：山歌；再比如：吆喝。

最享受的是那几个迈着碎步的女孩，那种深藏绿意的美妙的身影。

春天捧出花花绿绿，披着闪电的天空，将春雷炸成了长长的礼炮。

— 故乡的桥 —

村子里的这座石拱桥，是在父亲像我这个年纪时修建的。

几十年了，这座桥像河岸的花草一样，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，但这并不影响它对乡亲们善良与温存之情，也不影响它对村子里所有牛羊和摩托车、电动车的爱与支撑。

干旱的日子里，河水变少，石头上更多的皮肤露了出来。小桥的身上落满灰尘，沾满路人丢弃的垃圾，无人打扫。

下雨的日子里，河水暴涨，将大大小小几乎所有的石头淹没。小桥的精神高度紧张，它要保证走在它身上的万物平安归来。小桥虽冷，却不敢打一声哆嗦。

故乡的桥，曾一次次护送我去千里之外求学、参军、打工。这些年，故乡的桥一切未变，而我已经变得越来世越世俗，只有回到故乡时，我才会发现这一切。才会自醒、忏悔，在无声的岁月中坚守人生的信仰与生命的崇高。

村子里的桥没有名字（组章）

■陈朴

— 亲人 —

母亲嫁给父亲的时候，爷爷已经不在。

在我七岁那年，被疾病折磨了两年的奶奶去世了，葬在南山下的麦地里。

那年的小麦全被连阴雨摧残了，也许这是对奶奶的挽留，不过奶奶没有看到这些，这也不是她想看到的一幕。一辈子与土地和庄稼耳鬓厮磨、相依为命，农民的苦，奶奶再也清楚不过。所以不管奶奶在世或离开，她都希望庄稼有个好的收成。

如今，父亲和母亲也已经老了，原来的麦地现在都种上了幼小的白皮松树苗。若干年后，当父亲和母亲走不动路、扛不起锄头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地里会种什么，但我知道，是地，就不能让它荒芜。

— 再一次回到故乡 —

再一次回到故乡，我感觉就像再一次走进母亲的怀抱。

如果说城市是我开花结果的地方，故乡就是我的根，是我滋养生命的大地。

这些年，故乡变了，变得越来越美丽了，我回故乡的次数，却越来越少了。我不喜欢讲不回故乡的理由，一个回故乡都需要讲理由的人，我是无法理解的。

只有回到故乡，回到老屋，回到那个简陋的厨房，我才能吃到令我日思夜想的母亲牌手擀面，对我而言，母亲做的每一碗面，都胜过城市中所有大饭店的面。很多时候，吃一碗母亲的手擀面，竟然成了我回故乡的真正原因。

再一次回到故乡，我和父亲、母亲睡在炕头上，一定要听父母讲一讲我童年的故事。

— 老屋 —

老屋，在秦岭北麓、渭水南岸的一个小村庄里，我的诗歌之路，就是在那里生根发芽的。

在老屋，我读过的书还装在三个曾经装过洗衣粉的纸箱子里。偶尔回去，我会在有阳光的午后，让它们和被子一起晒太阳。

老屋里没有空调，没有暖气，也没有木地板和壁布。

老屋里有我年轻时的日记本，有曾经听过无数遍的明星卡带，也有我曾经写下的诗。

老屋的空气新鲜，屋后面的那棵核桃树和柿子树还在，还有那棵白杨树上的麻雀窝和树上的蚂蚁窝也还在。我在老屋中度过的童年时光，却早已跟随着老屋门前的河水东流不复回。

（陈朴：1985年生，作品见于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草堂》《延河》等，出版诗集《宽恕》。系省作协会员，获第三届陕西青年文学奖评论提名奖。）

西秦散文诗章

本版投稿邮箱：bjrbwzksw@163.com

家乡田野上的小麦花

◎韩星海

眷恋着故乡沃土上那亲切的乡音乡情，而时刻让我牵挂的还要数家乡田野上那质朴的小麦花。

阳光明媚的一天，我又回到了故乡。闲游到巍峨的乔山之上，尽力远眺，八百里秦川就像一幅壮丽的画卷，在那灿烂的春光下，燕子自由地在一望无际的绿波上呢喃。那正在成熟着的一垄垄小麦挺拔清秀，麦穗上溢满了密密麻麻的小白花，就像天上飘下的毛毛雨丝，随着一阵阵的轻风吹拂，又像大海卷起的波涛，浓郁的清香，扑面而来，沁人心脾，令人陶醉。

小麦花，只有针尖那么大，毫无绮丽之处，但要细看，却使人感叹不已。这花，没有花柄，只是点缀在绿色的麦壳尖上，错落有致，小巧玲珑，含情脉脉……

生活中没有太多的人去观赏它，城市居民更不知道。这是因为它同开得虎虎有生气，与大有铺天盖地之势的其他花儿相比，显得姗姗来迟，而且极不显眼诱人。相互比较起来，它没有牡丹雍容华丽，没有菊花那么高贵清雅，更没有水仙那么婀娜多姿，也没有兰花那么雅静幽远，但却引起了我无限的遐想……

我联想起了诗人雪莱的名句：“谁曾见花儿彼此不容，姐妹把弟兄轻蔑！”是啊，小麦花没有孤芳自赏的清高，没有嫉妒同类的心理，在自然界里，的确微不足道。但是，它那一点一滴凝聚起来的花簇，所显示出来的团结向上的力量让人心生敬畏。

小麦花，没有哗众取宠的艳丽外貌，它是那么平凡朴素，

虽然在人类历史长河中，已经生存了几千年，一直伴随着农耕文明走了过来，却在花海群谱中没有它的名字，在古往今来的诗坛上，没有赞美它的篇章。俗语说自然界有多少花，就有多少诗。令人遗憾的是却没有歌颂小麦花的。然而，正如农夫所说：“麦子花繁兆丰年！”小麦花一年默默生存十多天光阴，就迎来一场“杏黄雨”，从此便悄悄离去，带着欢欣与坦然，不因人的忽视而自弃，把金灿灿的果实，无私地奉献给人类。

小麦花，我是从内心里赞美你，你高贵的品质与播种耕耘你的农民一样平凡而伟大，你也是花族中的佼佼者！

(肖像作者 陈亮)

风从卷阿起

◎麻雪

有这样一缕风，它生自三千年前！古卷阿，凤凰山，一声清脆的风鸣从高空上传向西岐大地，风鸣之声清亮、高亢无比，“凤鸣岐山，文王受命，武王翦商，周公制礼作乐”，九州的目光由此转向这里。就是这缕风，它伴着朵朵祥云，由凤凰山的一个山坳间徐徐升起……由此，它跨越几千年，见证了关中西府这片“莲茶如饴”的沃土上，诗礼传家、文脉相承，书香与烟火之气相融合的恬静美好。

周风拂蒹葭 诗章染渭水

周公在卷阿制礼作乐，由此诞生的制度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，直到今天。敬天、尊祖、护宗、保民、尚贤、无逸、教化、贵老、明德、慎罚，这是周文化的十大因子，彰显出周人“厚德载物”的民族精神。

或许，就是这缕来自凤凰山的风，它见过周公，见过他刻写“礼乐”二字的简牍，见过他“握发吐哺”礼贤下士，从而“天下归心”的忠义大德。

还是这缕风，它又来到汤汤渭水之上，吹动了河面上的蒹葭，发出“沙沙”的声音，宛如吟唱一首古老的歌谣，歌谣声中，一位婀娜的姑娘婉立蒹葭丛中。一位秦国诗人路过，惊叹于此景、此人、此情，诗情涌泉般吟诵道：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，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……”

后来，这首名为《蒹葭》的诗歌收录入《诗经·秦风》之中。后世的我们由此知道，发源在我们宝鸡的秦文化，不仅有如“石鼓诗”一般铿锵豪迈的壮歌，也不乏秀丽、婉约的情思。

这缕风沾染了“周风秦韵”，沿着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。

德风拂田野 尊师铸情怀

春秋时期，一位孔子的学生从

鲁国学成归来，回到千河之畔的故里。他叫燕伋，是“孔门七十二贤”之一，在教书育人中，他思念自己的老师，于是，用一擦一擦的土堆成“望鲁台”。或许，就是在燕伋擦土垫足登高望鲁的某个夜晚，那缕风恰巧吹过，于是，“尊师重道”的美德也融入在风中。

风，拂过西府一望无际的田野，绿了枝叶，熟了五谷。这里是周秦文明发源地，人们仓廪实知礼节，崇礼尚德，尊敬有学问的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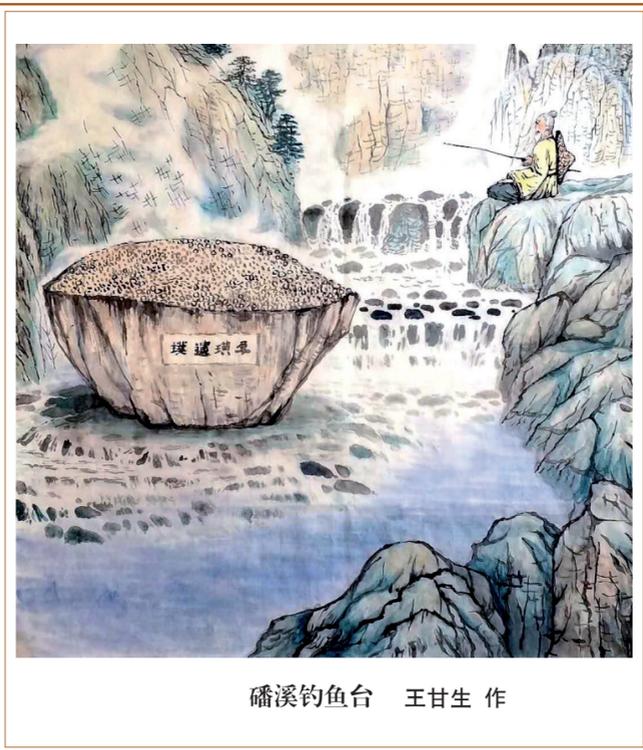
时间又到了东汉，大学者马融在扶风讲学，他在讲台周围立起绿色的帐子，来听者众多。他讲学的同时，让人在讲台周围奏起歌、跳起舞，学子们却不为歌舞所动，一心听学。后来，马融讲学的地方被称为“绛帐”，直到今天。

或许，刚刚拂过麦田的那缕清风，曾经飘到马融的讲台之上，由此濡染了“绛帐传薪”的创新教学气息。

还是这缕风，它继续向前来到北宋时期，来到一座书院中。那地，横渠，这里有一座书院，名为崇寿院。在经历了官场多次得失后，张载辞官回到横渠镇，依靠家中薄田生活，讲学读书，并写下了大量著作，还带领学生进行恢复古礼和井田制的实践。

他亲手栽植了一棵柏树，今天的我们仍能在眉县张载祠中看到；他提出“四为”“六有”“十戒”，对家族子弟及学生的道德礼仪进行规范；他倡导“崇礼贵德”“民胞物与”“仇必和而解”，至今仍是中华文化熠熠生辉的资源。

千年前，或许就是这缕风，它先拂过书院里先生栽植的柏树的树梢，又来到书院正殿的窗格旁，有这样一



磻溪钓鱼台 王甘生 作

声吟诵传来——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风摇曳了几颤，如果它如人一般有情感，它定会为这句吟诵中囊括的大情怀震惊不已！

这句吟诵被后人称为“横渠四句”，广为传诵。

暖风拂今日 尚礼在关中

就这样，这缕风裹挟了“周风秦韵”，融入了“尊师重道”、濡染了“绛帐传薪”，带着“横渠四句”的超然情怀和旷达胸襟，当然，还有周原上的麦香、渭河边的果香，散入我们今天西府人的心田之中。

于是，在很多西府庄户人家

门前匾额上，常常能看到“诗礼传家”“恩济乡间”等的字样。还能看到这样的家训镌刻在宅院中——“懂大礼、勤耕作、和待人、善行事、知章法、听政令、孝宗长、亲幼下。”可谓诗礼之风盎然。

那股传承几千年的诗礼之风，渗透到西府人生活中，这里人起名字常用“礼”字、“让”字、“贤”字；这里的人性子朴实、敦厚，深爱脚下的土地，干农活时认真地深耕细作，待人接物时提倡崇德尚礼。

浅夏悠悠，草木蓬勃。此时的风，暖却不炽热，最是舒服，沐风而行在关中西府，一起来感受传承千年“诗礼之风”吧！